

說郛卷第二十三

賓退錄 十卷

宋趙與時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桿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藉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繚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開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

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熱薰衣屬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着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中校花藥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爲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之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實公帑

樂世云宋景文

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竊此石死於妓家樂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游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於中山管城家俗人盂水清取以獻周承勳希釋云唐太宗旣得蘭亭序真跡使趙模等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與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條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看自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於家後戶絕費沒縣官熙寧間薛師正向爲帥其子紹彭又刻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恆坐壁間

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

王厚之頌伯云紹彭竊歸洛陽周希稷云於薛帥求之不得其頌子紹彭聞公廚有石用以饋肉取視之乃刻

牡丹賦於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說友起岩云薛師正至定惡模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議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以歸妻條云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定有旨取其

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

大觀中

變芭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勳皆曰宣和

詔取真宣

和殿

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於天上殿宗命置鵬置香忍東閣之壁明清之父疑則云置之良嶽瑞瑤亭蔡條云大觀初佑陵方尙文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

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

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氍毹歸

樂吉云宋定國嘗從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凡尙方珍異之物悉爲軍湖登歸編此石處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遺騎疾

騰進行在所未逾月秋復南寇大驚幸漸失於倉卒之際紹興中尙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

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

甚詳與時參會衆說甚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蓮之

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

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

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

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

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

言人人殊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祕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兒如舊識賜名靈累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聞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

家醮儀校讐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爲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封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願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

之神兼兩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兩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擬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捨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道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捨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閑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回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硃紅倚卓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廼幸通真宮引京至間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

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改

改字疑是是購字

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卽時攜衣被行出京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閻丘額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之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溫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餘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

稟之語

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他倣此頗通予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而復真廟爲皇太子始辭之

韓文公紀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

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爲度矣予謂董說固妄
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
按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
六年始以夜晝百刻布之十二時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
世曆家百刻舉成數耳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別爲初初正初
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面計之爲四刻始合
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
求之遠也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
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
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攷余按唐至德
初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爲諸道

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爲名乃自近年改爲諸道宜却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尙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也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寢多矣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於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僞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而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以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爲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瑄皆嘗眞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僞命不足道也

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書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爲次矣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袁盎傳不以親爲解曰解者

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

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骹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

擲采成盧注云骹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余按皇甫松

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旗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以上皆洪說予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如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籌攢米碗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說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猴而寓以八猴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鷗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

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
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
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
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
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
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
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
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
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旣飲醕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
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周
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陳
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
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閣則助

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祕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卽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卽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舉士時人號爲館主人又云祕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卽不得以司舉不用己言而辭同罰也然則陪罰司舉祕閣旣探得卽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塵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帝神且聖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

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倖涵淫卽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別舉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辨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不畏彊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汎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京兆尹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劬劬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劬諸卿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蠶室絃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卽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

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一算除官既局視其算以爲飲齊
三算者卽飲之二算者與其算等者決之一算則留以須後律令
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曆中蘇江趙
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誦撰酒令在焉玉籤詩一卷
皇朝知默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
德器柳州人鈞鰲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鰲魚之屬沉水中鈞
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采珠局以此類序稱撰人
爲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臥盆人格皇
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
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
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奉敕刪定史道道之玄續注蓋
采周騶郝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
爲之盡廢晁子止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世云

唐陸秉撰爲十五笱以代侯擊地毯以觸之笱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晉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爲絕倒非也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